2015年9月3日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，多种中大口径火炮武器作为我国最先进的火力系统，驶过天安门广场。在感叹我国国防力量强大的同时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些火炮的动力系统-火炸药-的背后，传承着王泽山和团队的汗水与信念。为了将我国的火炸药技术，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，他付出了60余年，并将继续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发光发热。

火炸药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火药。尽管黑火药被世界公认为是现代火炸药的鼻祖，但在世界近代几百年的时间里，中国的火炸药技术却一直大幅落后于西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火炸药研制体系，火炸药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在经历了几次波折之后，逐步提高，并在世界火炸药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而完成从初入邻域到拔得头筹的飞跃性进展，则可以说主要归功于王泽山院士及他的团队。作为我国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物，王泽山获得两次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成为我国唯一一位三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的科学家。但因为保密的工作性质，他很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。

如今我们对王泽山院士成就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火炮等军事邻域，却未曾注意到，他也是火炸药民用价值开发的第一人。

火炸药在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。火炸药的轮储是每个国家必须重视的国防战略需要。正因如此，我国每年都会有上万吨退役的火炸药产生。由于火炸药有毒，易燃易爆，退役火炸药对我国社会安全和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，传统的处理方法是露天焚烧，但这样的方法既存在安全隐患，也污染环境，浪费资源。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上世纪80年代，王泽山针对不同类型的火炸药，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。通过一系列物理和化学方法，不仅降低了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，还因为将废弃的军用火炸药改为民用节约的消费费用，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除了民用，火炸药在国防邻域的应用也很重要。王泽山带领团队解决的领先世界的低温度感度技术，成为其中的典范。对于这个技术，欧美几个发达国家曾联合研制多年，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。王泽山和团队不断尝试，他们打破原有规律，构建的火药燃速和燃面的等效关系，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。如今王泽山和团队发明的这些火炸药，早已装备于我国的主战火炮和坦克，作为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，这些武器的性能已经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，而国外的低温度感度火药技术，至今仍没有太大进展。

在退休之后的第22年，王泽山和团队利用他们最新的发明技术，将我国火炮射程提升了20%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，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第三个国家科技一等奖。

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对王泽山院士而言这件事无疑就是对火炸药技术的研究。他潜心研究火炸药,默默耕耘在国防事业前沿。他"一生只做好一件事"的精神,成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们往往看到了王泽山院士取得的成就，却忽略了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辛勤耕耘，默默付出。厚积薄发，方一鸣惊人。为了能够尽快研制出等模块火药，退休后的20年，王泽山一刻也不曾停歇，哪有问题需要解决，他就会出现在哪，一年的时间，他有半年都在出差。对于这样的王泽山院士，我在敬佩之余，却也多了一份难过。

直到现在，每到靶场实验室，80多岁的王泽山一如年轻时那样，依旧亲自参与，冬天到最冷的地方，夏天去最热的地方，目的就是能够获得最详尽的数据和结果。

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冷清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科研与国防需要阅历，但却不应当是老教授们的孤军奋战；年轻的血液注入其中，方迎来一场万古长青。